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成果

都市文化研究 的多重视域

郑崇选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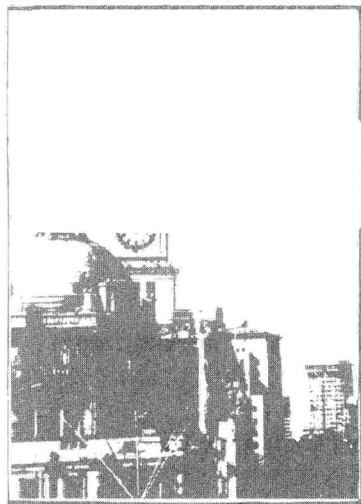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成果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文化研究”重点学科规划项目研究成果

都市文化研究论丛
杨剑龙 主编

都市文化研究 的多重视域

郑崇选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都市文化研究的多重视域 / 郑崇选 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6
(都市文化研究论丛)
ISBN 978 - 7 - 5495 - 3607 - 8

I. ①都… II. ①郑… III. ①城市文化—研究
IV. ①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7851 号

出品人: 刘广汉
策划编辑: 刘冬雪
责任编辑: 刘冬雪
装帧设计: 黄 越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 - 31260822 - 882/883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 276017)

开本: 690mm × 960mm 1/16

印张: 20.25 字数: 280 千字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为文化的繁荣发展尽心尽力

——都市文化研究论丛总序

杨剑龙

早在2002年,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就申报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是由我填写申报的表格。当年因为都市文化研究没有学科的落脚点而未获批准。2003年,由我领衔再次申报,填写申请表格,组织相关人员,搜集有关资料,进京修改表格,迎接专家组现场考核,甚至当场背诵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2004年底,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归入学术综合类基地。地方院校获得这样的基地是十分不易的。在学校的支持下,在诸多相关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有序地开展了起来。

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有当代都市文化、国际都市文化比较、都市文化史三个研究方向,聘请了三十余位专职与兼职的研究人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采取项目管理的模式,每年申报两个重大项目。2004年以来,中心已设立了18项重大项目。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以来,基地人员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4项、上海市社科规划项目23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1项,另有上海市教委项目、国际合作项目、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项目及其他横向项目几十项,获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三十余项。中心积极承担政府和社会的决策咨询任务,主持了多项政府决策咨询项目,并多次获得

政府决策咨询奖。自 2009 年始,我被聘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专家,为市政府的决策出谋划策。

按规定重点研究基地每年要主办国际或全国性的学术会议,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办了诸多国际都市文化比较的学术会议,如上海与首尔、上海与东京、上海与纽约、上海与温哥华、上海与巴黎、上海与博茨瓦纳、上海与日本神奈川大学、韩国首尔市立大学等,还举办了不少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小型的学术沙龙等。中心积极参与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的筹备及相关活动,并得到上海世博会组委会、执委会的表彰。中心有《都市文化研究》学术刊物(CSSCI 类集刊)和都市文化研究网站。中心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不菲的成绩,熊月之领衔的基地项目“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出版“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25 本(上海辞书出版社),苏智良领衔的基地项目“上海都市文化及其对长三角地区的影响”出版《上海城区史》上下卷(学林出版社),杨剑龙领衔的基地项目“上海文化与都市文学的发展与嬗变”出版“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丛书”8 本(上海文化出版社)等,中心研究人员出版学术著作、研究译丛,发表学术论文,仅为《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的论文就有 14 篇。中心主持的“城市与社会译丛”、“都市文化研究译丛”、“都市与文化译丛”对于国外城市理论的引进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2010 年 5 月,都市文化研究中心顺利通过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第二次评估,在学术综合片 25 个基地中名列前茅。

基地建成以来,教育部社科司领导袁振国、张东刚等多次亲临基地视察与指导,研究中心也得到了上海市教委历任领导的扶植和指教,以及上海师范大学领导的关心和帮助。2007 年 9 月 6 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市委常委秘书长丁薛祥、副市长杨定华,在市科教委党委书记李宣海、市教委主任沈晓明的陪同下视察都市文化中心。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陈希、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主任刘凤泰、上海市政协主席冯国勤、上海市教委主任薛明扬、上海市高教学会会长张伟江、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炜、中共奉贤区委书记时光辉、区长庄少勤等,都曾到研究中心考察指导。

都市文化是一个颇为宽泛的概念,是人们在都市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

财富的总和,既包括物质形态的城市建筑、园林、教堂、公共文化娱乐设施、交通工具等,也包含精神形态的社会心理、价值观念、道德、艺术、宗教、法律、习俗及市民的生活方式等。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是中国都市文化的典型。在中央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的学术研究呈现了一幅欣欣向荣的景象,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资料信息建设、咨询服务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心的研究人员为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尽心尽力,本丛书的编辑出版呈现了基地研究成果的一部分。丛书包括杨剑龙的《新媒体时代的文化批评》、郑崇选的《都市文化生产与文化形态转型》、王琪森的《海派书画艺术研究论》、程郁和朱易安的《上海职业妇女口述史》、钱智的《长三角都市文化:演进与体验》、施晔的《清末民初小说中的城市书写与社会变革》、杨剑龙的《坐而论道:当代文化文学对话录》、朱鸿召的《文化民生论》8部,涉及了文化批评、文化生产、书画艺术、职业妇女、区域文化、城市小说、文化文学、文化民生、毒品控制等诸多方面,呈现出都市文化研究丰富与复杂的多重面相。

自2004年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已走过近十个年头了,上海师范大学的都市文化研究已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享有很高的社会声誉。在研究中心体制欠完善的境况下,作为基地主任的我虽任劳任怨、竭力支撑,每年策划两个重大项目的申报,每年主办国际会议,每季度撰写基地汇报,每年呈送基地年度总结报告,等等,却常有独木难支、力不从心之憾。在中央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目标下,我仍将会为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尽心尽力。

2013年3月8日

目 录

第一篇 理论阐释	1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都市文化的生产	3
大众传媒与都市文化形态的建构	19
大众文化的阶层区隔与消费逻辑	37
消费文化与都市叙事	54
第二篇 文化形态	73
可疑的转向	75
三十年流行语中的当代消费文化变迁	83
感恩的社会机制与伦理规范	91
焦虑中的性别与都市想象	
——以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漫画为中心	100
当前中国主流文化的边缘化危机及其价值重塑	117
第三篇 文学转型	127
文学本质与现代转型	129
影像消费流行背后的叙事危机	134

文学叙事的“非消费性”	150
媒体批评的消费化	163
网络时代文学生产新机制的生机与困境	171
第四篇 上海文化	187
消费文化语境中的上海文化大都市建设	189
世博会：文化大都市建设的新跨越	203
进一步提升上海城市文化软实力	225
以文化之力助推上海转型发展	248
第五篇 文本解读	265
重建个性化写作中的文学精神	267
后知青时代的命运叙事	
——关于叶辛的《孽债Ⅱ》	274
赝品,还是经典	
——有关《三人行》的若干断想	290
神性写作的意义及其局限性	
——以《放逐伊甸》为例	298
重返 20 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场域”	
——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 99 个词》	305
《士兵突击》与当下时代的自我认同	308
后 记	311

第一篇 理论阐释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都市文化的生产*

都市是城市化进程的高级阶段,相应的,都市文化是在都市环境中产生的文明成果。都市文化产品的生产是通过当代都市的文化产业发展来组织和运作的,是在都市的独特背景中由都市大众的文化消费需求决定的。然而,都市文化的生产同样也要服膺于人类社会生产的理论,它也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同样可以把都市文化的生产放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一个更为宽广的视野中去审视。具体说来,就是运用马克思关于精神生产的理论去分析都市文化产品的生产,而用马克思的人学理论去完成对于都市文化的审美批判。这样,我们可以从都市文化的生产和社会效果两个有机联系的层面去更为深刻地理解都市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机制,用更为科学的理论去规避都市文化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生产的理论

社会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马克思考察、分析人

* 原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类社会,建构唯物史观的客观根据。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提出了人类社会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即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所谓物质生产,是指物质资料的生产,也即人生存发展所需的生活物质资料的生产。马克思把精神生产看成“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是一切高级的意识形式的生产,即“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及“科学或艺术的生产”。马克思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①也就是说,精神生产既有作为人类基本生产形式,与物质生产相同的特点和特征,也有不同于物质生产的特殊性质和规律。精神生产是人特有的生命活动和存在方式,是人的“真正的生产”。

之所以马克思把社会生产活动划分为两种不同的形式,其原因在于两种社会生产形式在人类社会关系结构中不同的阶段和作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有一段很著名的论断,比较深刻地概括了社会生产两种形式的关系:“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而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②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精神生产在社会生产结构中的地位,以及精神生产与其他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在社会生产中,只有首先满足人自身生存的物质性需要,才有可能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精神生产是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物质生产水平决定着精神生产的发展水平,但它又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发挥着巨大作用。社会生产的不同形式在人类社会的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农业经济或工业经济时代,由于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精神生产发展规模和水平都比较初级,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2页。

质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同时又是决定当时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在当今以及未来社会,虽然物质生产仍然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们的物质需求仍然需要由物质生产来满足,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资料的匮乏已基本消除,物质生产的功能已由满足人们生存的基本需要向服务于精神生产、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方向转化。精神生产已成为当今,特别是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

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之一,精神生产也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范畴。以往的学者在研究唯物史观时,往往只重视从物质生产实践、阶级斗争等方面来考察唯物史观,而忽略了精神生产理论的基础地位,导致精神生产理论在社会生产中地位和作用的缺失,以及对唯物史观理解的片面性。这种对精神生产片面的认识也是由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决定的,对于物质生产发展的盲目追求,必然会忽略精神生产的重要作用。只有当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产生了很多物质生产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时,人们才开始注意到马克思在早期的文本中就已经开始阐发的精神生产理论,以至于恩格斯在晚年时不得不承认:“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①显然,这里的“经济方面”指的就是物质生产,而“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则指的是精神生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有意识地把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区别开来,并且开始凸显精神生产的重要作用,“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②可见,在马克思那里,精神生产同物质生产一样,是人的生活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之一。《手稿》直接孕育了精神生产的概念,同时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的发源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最终确立了精神生产的概念:“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同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5页。

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①这里的精神生产,是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不仅如此,精神生产还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制约。马克思精神生产概念的孕育、准备和最终确立是和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发展的观点相一致的,这也充分证明了精神生产理论的科学性。

精神生产作为一种社会生产,其最终目的并不在于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本身,而在于通过一定精神价值的社会性生产和分配,再生产出与一定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精神交往关系,即作为社会上层建筑之一部分的社会意识形态。这一点显示了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本质上的一致性,即二者都是由人们进行的,只是以不同的形式进行的社会关系的生产。区别于社会生产中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生产观念形态的产品,是精神生产最显著的特点。其二,创造性是精神生产的另一特点。精神生产的全过程,是贯穿着创造性的。精神生产如果未能创造出以往所没有的新东西,就不会为社会所认同,就会失去它的魅力。其三,精神生产是一种自由劳动,这是精神生产的第三个特点。抛开具体的历史条件不谈,精神生产的主要作用表现为:一是生产精神产品,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提高人的整体素质,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二是为物质生产、社会发展提供理论观点、实践观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从而保证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目的性的统一,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精神生产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正是有了精神生产,人才具有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我们只有立足于人的生存和发展,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来源,马克思哲学的真正精神才能真正地向我们显现出来。

在马克思哲学的整体视域中,精神生产与文化生产并不是两个完全相通的概念。文化生产的概念既来源于马克思的精神生产,同时又与泰勒的总体性文化概念相关。与精神这一概念不同,文化与物质没有形成截然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页。

分的关系。人的一切成果都是文化,同时在文化概念中还包括器物的物质层面。但是,与精神生产相通的是,文化概念也突出强调了在一定物质基础上的人的主体性与精神特征,文化生产的内在结构已经包括了精神生产、人的自我生产以及社会关系再生产三种基本生产形式。在现代文化的发展背景下,文化生产已经取代精神生产,在实质上与物质生产共同构成了社会生产的两大基本形式。因此,我们可以把文化生产引入马克思社会生产的基本框架,以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为一般原理性的依据,也就可以比较完整地理解文化生产在复杂历史环境中的复杂状况。

二、都市文化的生产性

作为都市社会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都市文化的生产体现了社会精神生产在都市化阶段的新特点。马克思在对社会生产的有关论述中,也曾经明确提出过艺术生产属于精神生产范畴的一个具体种类。艺术生产发展到现代都市阶段,其传统的生产方式日渐式微,新的社会化生产方式成为其主要的生产方式,这种转变也同样适用于当代都市文化的生产。

马克思指出:“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①同样,要理解当代都市文化的生产,只有将其放在都市社会背景与物质生产的相互关系中进行考察才有可能揭示其独特的时代状况。都市是现代性最集中的表达,政治和经济强有力的理性化过程,带来技术的进步和空前的人口集聚与流动,构成了现代都市图景,现代性将城市化和工业化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

牢地结合在一起,工业化成为城市化的基本范式,而随着高科技产业(如先进的通讯和信息技术)等的发展,当代都市又进入以信息化为主的后工业化阶段,以信息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当代高新技术产业正在取代以机械制造业为主体的现代工业生产方式,文化资本的力量代替了工业资本成为都市强大的经济动力。物质生产以资本为核心,借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运用,资本生产联合其他生产要素,全面占有和支配了劳动者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都市的物质生产方式也因此出现革命性的变迁。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必须体现在一定的物质产品中,他把绝大部分精神劳动看得同服务劳动一样,是一种非生产性劳动。这显然是由马克思所处时代的物质条件决定的,当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无法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求时,物质生产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而不能产生剩余价值的精神生产则是一种非生产性的劳动。资本的介入使精神生产的特点发生重大转变,精神生产从非生产性开始向生产性转变,精神生产也与劳动剩余价值的产生紧密联系。^①与此直接相关的是,当代都市文化的生产也纳入到资本增值的领域,文化生产的生产性特点越来越突出,文化生产融入物质生产之中,成为物质生产的一部分,而生产性文化生产作为直接的社会生产力,开始参与社会财富的生产。

当代都市文化生产性特点的突出直接促成了文化工业在全世界范围的发展,传统手工作坊式的文化生产逐渐被现代文化工业所取代。马克思通过对“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界说,提出了“文化工业”的某些特征。一般说来,“非生产劳动”是不固定或不物化在任何耐久的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的劳动中的;“生产劳动”却是一种以资本的增值为主要目的的劳动。文化工业概念的意义在于它描述了这样一个生产系统:其中,文化形式的特点由资本积累的逻辑决定,而不是由任何一个特殊的艺术家所坚持的艺术因素决定,它成为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门类。“工业化文化”的出现,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精神生产领域历史形成的,虽特殊但却是必然会出现的形式。因为只有创造剩余价值,商品才会转化为资本,才会作为资本生产出来。

^① 荣跃明:《马克思哲学视域中的文化生产》,《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

“只有创造的价值大于本身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的”，只有生产资本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文化生产当然也无法脱离这个轨道。这样，势必会催生一种以工业生产方式制造文化产品的行业，势必导致文化被资本所控制，势必致使文化成为获取高额利润的手段，最终从本质和机制上破坏和消解艺术的独创性和审美性。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就基于这种批判分析。

文化生产从非生产性向生产性的转变，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效应。生产性文化生产实现了生产、消费和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统一，在生产消费文化产品的同时，再生产了与此相适应的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从而建构并维护社会生产和交往的既有秩序。^① 对于文化的生产性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很多西方理论家都有论述。阿道尔诺认为，文化工业的目的是通过操纵大众的意识来维持现存社会经济政治体系。它往往起着“意识形态控制”的作用，强化了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而不是质疑、批判和揭露。他还指出，意识形态具有肯定性，它维护现存的社会关系，顺应既定的社会存在，使社会变成一个严肃而听话的乖孩子，“除了它自身的存在，除了服从于现有的状况的支配力量的行为模式，意识形态就什么痕迹也没留下了”。^② 但也有与此相反的观点肯定了文化生产性的积极社会作用。费斯克指出，文化工业的产品，并不代表大众文化本身，这些产品不过是大众进行意义生产和流通活动所需要的资源和材料。大众并不是只能消极被动地接受文化工业的产品及其所期许的意识形态内容，他们在观看时可以，而且也不可避免地在生产和流通各种不同的意义。大众不只是在消费文化商品，也是在利用和改换它；文化产品不只是消极接受的对象，更是人们可以利用的资源和材料。文化工业是不是统治者、商业机构有意识强加给“大众”的？他究竟是取消了反叛还是表达了反叛？至今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我们应该看到都市文化生产性所带来的文化生产力的大发展，同时也应该看到由文化生产性导致的文化产品本身的审美缺失。

^① 荣跃明：《马克思哲学视域中的文化生产》。

^② 转引自陈学明：《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论述评》，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251页。